

卷五六

古文觀止卷之五

五帝本紀贊

史記

此為贊語之
首古質與雅

太史公

司馬遷自謂也
遷為太史公官

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

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尚久遠也學者然
多稱五帝已久遠矣○鎖一句下即提轉

文簡意多轉
折層曲往復

尚書獨載堯以來

其可徵而信者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
載黃帝顓頊帝嚳則所徵者猶有藉於他書也○二轉

而百家言黃帝

回環其傳疑
不敢自信之

其文不雅馴

薦同

薦紳先生難言之

馴訓也○百家雖言黃帝又涉於神怪皆非典雅之訓故
當世士大夫皆不敢道則不可取以為徵也○三轉孔

意絕不作一
了結語乃贊

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五帝德帝繫姓二篇見大戴禮
及家語雖稱孔子傳於宰我而

絕者
語中之尤起

儒者疑非聖人之言故不傳以為
實則似未可全微而信也○四轉

余嘗西至空峒

空峒山名黃帝
問道廣成之處

北過涿鹿

涿鹿亦山名在偽州山
側有涿鹿城即黃帝九

舜之

東漸

於海○南浮江淮矣

點東南西北與
篇中作映帶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皇帝

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余身所涉應見所在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舊蹟與其風俗
教化固有不同則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五轉

總之不

離古文者近是

古文尚書也大要以不肯尚書所載者為近于是然太
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六轉

予觀春秋國語其

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

顧弟

弗深考

其所表見皆不虛

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說為甚章著顧恍者但不深考而或不傳耳其
二篇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則亦可徵矣○七轉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

時時見於他說

況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遺佚若黃帝以下之事乃時時見於他
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指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乎○八轉將尚書

古文觀止

卷五

五帝本紀贊 項羽本紀贊

一

一贊中五層
轉折唱數不
窮而一紀之
神情已盡

國語等
一總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事在疑信間則當會其意非好學深思心知其

意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為之言也○九轉

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

應文不雅馴

故著為本紀書首余非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

漢時儒者

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

子羽豈其苗裔

異

邪何興之暴也

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暴驟也○從興之暴想到舜然舜羽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公論贊往往從間處寓極有手

神神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

去聲

豪傑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

升

數上聲○秦二世

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遂起言多也斯時相與爭天下者不可勝數而欲崛起定霸蓋亦甚難○振數語逼入項羽有勢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

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

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乘勢乘豪傑之勢也五諸侯齊趙韓魏燕○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贊項羽

及羽

背闕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

背闕背約不王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義帝楚

懷王孫心項梁立以為楚懷王項梁尊之為義帝後徙之長沙陰令人擊殺之江中○一貶服

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

而不自責過矣。二字相照，三年五年並見，與亡之速俱闊，健過矣，謬哉，喚應絕妙。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前三段一正
後三段一反
而歸功於漢
以四層咏嘆
無限委蛇如
黃河之水百
折百迴究未
嘗着一實筆
使讀者自得
之最為深妙

太史公讀秦世楚項之際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曰：初作難，發於陳涉。一虐戾

滅秦，自項氏二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同成於漢家。祚位也。三

五帝之間，號令三嬪同，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夏虞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

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考之於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也。一段。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

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桀

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章顯大也。二毅俱反上三段數以德若彼，指四

用力如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總承上三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

有諸侯也。句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名城，銷鋒鏑，的鉏祖豪傑，維萬

古之觀上卷五秦楚之際月表

道為全以慨
歎作致而層
層回互步步
照顧節節頓
挫如龍之一
體鱗鬣水甲
而已而其中
多少屈伸愛
化即龍亦有
不能自知者
此所以為神
物也

世之安

祖誅也雖計度也另起一筆
即提轉單寫高祖慨歎作致

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

高祖起于亭長

合從

宗

討伐軼

於三代

與蒙傑并力攻秦
通于湯武之教賦鄉同

秦之禁

適足以資賢者為

去聲

驅除難

如耳

前言一統之
敗壞既極適

難高祖獨五而咸帝業蓋由秦無尺土之封

足以資助賢者而為之驅除其所難耳

○層

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

無土不王
咸帝業安

蓋古語也高帝憤發閭巷而

在其為無土不王也

○二層

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高祖或乃傳之所
謂大聖故不可以

常理拘蓋有天意存

乎其間矣

○三層

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若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天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

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

同

積日曰閱

明其等謂明其功之差等伐積功也積日
計其任事之久閱經歷也○先立一策

封

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

同

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是帶衣帶也厲砥
石也苗裔遠嗣也言

使河山至若帶厲國猶本絕

蓋欲使功臣傳作無窮也

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

雖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自古已然先為一款始末嘗不欲固其
根本乎上封爵之誓意枝葉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孫驕溢亡國意

余讀高祖功臣表察其首封所以失

之者察其始封所以失侯者

○中

曰異哉所聞

異哉所聞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
不待枝葉已陵夷衰微也又為一款書曰協和萬

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

萬國乃先以前所封者

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

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同衛天子。豈非篤

于仁義。奉上法哉。寫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著。又引一案自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

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饒有十分之二三是

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昔日之衰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

息著蕭何參絳灌嬰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今日之盛子孫

驕溢。忘其先淫嬖。作至太初。大初武帝年號百年之間。見現侯五。見在為侯者僅五人餘皆

坐法。隕命亡國。耗毛矣。耗盡也罔同亦少密焉。罔禁網也然皆身無兢兢

於當世之禁云。仍歸到不能自全上。兩句與上篇于仁義奉上法句相對上篇仁義則無罔少密之居

今之世。漢志古之道。夏商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鏡鑑也居今志古所以自鑑得失而時勢變遷亦不必令人盡同乎

古。一總使推開為本。朝誅滅功臣同義一番。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緼魂

乎。緼縫而合人也言從來帝王原各不同要以成一代之功為綱紀豈可合而強同之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而並論也。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

辱。應察其首封所以失之二句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應異哉所聞句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歎於是謹其

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

欲推而列之得有覽焉

結出所以作表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景行大道也

余讀孔氏書

遺書

想見其為人

心嚮往之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

遺器

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遺教

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心嚮往之○聖無能名又何容

起手忽憑空極贊而後入孔氏既人事而又極贊以終之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觀海難言也

論贊史公只就其遺書遺器遺教以自言其嚮往之誠虛神宏深最為得體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

已焉

又借他人反形一筆更透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折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

可謂至聖矣

定贊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

非獨內德茂也

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

夏之興也以塗山

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受命

而祭之故也以妹喜

妹喜女焉○繼體

殷之興也以有娥

萬○有娥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為次妃生契為殷

紂之殺也嬖妲己

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繼體

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

元妃有邰

齊家治國王道大端故陳三代之得失歸本于六經而反覆感歎以天命終焉全篇大旨已盡於此孔子

半稱命一轉
恐人盡委之
于命而不知
所勸戒故特
結出性命之
難知蓋欲人
弘道以立命
也此史公言
外深意不可
不曉

傳體先叙後
贊此議以論
代叙事篇末
不用贊語此
變體也通篇
以孔子作主

氏之女曰姜原生后稷為周
始祖太任文王之母○受命

而幽王之禽也同擒淫於褒

包褒姒褒國之女姒姓也○繼體序三

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

降離之北齊所居也言先料理下嫁二女子媽水之汨也

春秋譏不親迎

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曰外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

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

即五經

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

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又補出樂

人能弘道

根上

無如命何

起下

甚哉妃

同配

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

因命字起

既

駢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

子姓子孫也○指惠帝后薄

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

平聲

其中指戚夫人王皇后栗

豈非命也哉

結住命字

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

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又以性命並害即孟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

六藝不載則不

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

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二篇詩書雖有缺亡然尚書有堯典舜

堯將

遜位讓於虞舜

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

岳四岳官名一

西光顏淵作
陪客辨引經
傳層間疊發
縱橫變化不
可端倪真文
章絕唱

侯之事牧九州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舜禹皆典職事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授以攝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即虞夏之文知堯舜禪讓之難以見堯讓許由湯讓光隨之安

而說者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許由字武仲堯欲致天下而讓

焉乃逃隱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上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中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此何以稱焉堯舜讓位若斯

之難則許由隨光之讓或說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人太史公曰凡篇中忽掉太史公四字字皆遷述其父談之言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

由冢云又似實有其人○又引一許由隨光先為伯夷視貼幾令人不辨賓主神妙無比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孔子是一篇之主如

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又請一吳太伯帶出伯夷若不專為伯夷者是另一法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

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不少畧見則其人終屬有無之間未可據以為實○又回映由光一筆統觀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有詩孔子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以孔子接下叔齊附傳余

悲伯夷之意悲其兄弟相讓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軼詩可異焉軼詩即下采薇之詩也不入三篇故云軼其詩有涉于怨與孔子之言不合故可異○倒提一句妙

其傳曰始正序伯夷事蓋伯夷已先有傳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

馬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序伯夷實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應前「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矣，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悲憤悲落流利抑揚此歌騷之祖也遂餓死于首陽山。詩典傳畢由此觀之，怨

邪非邪。應前賄賂詩可異句以下上下下千古無限感慨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

善人者，非邪？積仁累同行，如此而餓死。就夷齊餓死上翻出議論且七十子之徒，仲

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

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贈人肝而舖之暴戾恣睢，詩○恣睢謂恣

行，為非行為非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

明較著者也。反借夷齊一宕引出顏淵盜跖一反一正以極咏歎有亮辭由光諸人故又引顏淵盜跖二人照應章法若至近世，操行不軌，事

古文觀止 卷五 伯夷列傳 五

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

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升數也。又即近世

正以足上意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雙結一句以極子曰。道不同。

不相為謀。上兩段開說此又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故曰。富貴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兩節正應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柏後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哉。彼指指行不軌以下此指擇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賈子賈

曰。貧夫徇財。烈士殉名。以身從夸者死權。貪權勢以務夸者至衆庶馮平生。馮恃

引賈子四句烈士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龍興致雲聖人作。而

萬物覩。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于時而人民皆爭先快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

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蛇附驥尾而致千里喻

相求聖作而物覩也又點顏回以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因滅而不稱。

悲夫。一反應沒世而民不稱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於後世哉

青雲士聖賢立言使世者承上二段推開一層說言衰齊得孔子之言而名顯于後世由光未經孔子序烈故後世無間所以祇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慨無窮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潁水出陽城今有潁上縣

少時常與鮑叔牙

齊大夫

游。鮑叔知

其賢。

一篇以鮑叔事作主故先點鮑叔

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即下分財多自與之類也

鮑叔終善遇之。不以

為言。

千古良友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

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牙言之桓公以為相

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一身事業只數語畧寫

管仲曰。

即述仲語作叙事

吾始困時。

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此一事最易知然知

者絕少。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

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

也。

即時之不利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

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

伯夷傳忠孝兄弟之倫備矣管晏傳于朋友三致意焉管仲用齊由叔牙以逆所重在叔牙故傳中深美叔牙越石與其御皆非晏子之友而延為上客庶為大夫所難在晏子故贊中析晏子通篇無一實筆純以清空一氣運旋覺伯夷傳猶有意為文不若此篇天然成妙

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

此四事最難知唯良友深知之○忽排五段前實事既畧此虛事獨詳前以緊節勝此以排語勝相聞成文

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總收知我字句中有淚

鮑叔既進管仲

間接

以身下之子孫

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十餘世是言鮑叔索隱指管仲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

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以贊語作結了鮑叔案

管仲既任政相齊

間接一匡九合前已總序此又

另出一頭重提再序局云縱橫無所不可

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惡

此句是管仲治齊之綱一同字生下六個因字

故其稱曰

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今舉其大畧也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上服度上之服御物有制席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固安也

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

四維禮義廉恥也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

而為功

二句得管仲之骨髓

貴輕重慎權衡

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一部管子收盡數行因禍為福二句又生下三段

桓公實怒少

姬南襲蔡

桓公與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謫公公怒歸蔡姬而弗絕蔡人嫁之因伐蔡

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

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

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

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

妹

之約管仲因而信之

桓公與魯會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

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以為倍信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

諸侯由是歸齊

此皆一匡九合中事又提三段另序俱不實寓

故曰知

與之為取政之實也

又即以管子語結之繳完上節

管子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站齊

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收完任政相齊一段即帶下作晏子過文

後百

餘年而有晏子焉

由上接下蟬聯蛇脫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萊今東萊地

事齊

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

節儉力行四字括盡晏子

既相齊食不重肉

妾不衣帛

與管仲三歸反站對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

有道即順命

謂直道行也

無道即衡命

謂權衡量度而行也○二十五字作八句四節兩對雋永包括

以此三世顯名

於諸侯

晏子一生事業亦只數語約略虛寫與管仲一樣

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

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

前者固不可測

晏子懼然攝衣

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

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

同仲案

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

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

絏之中

前以知己論管仲此以知己論晏子是史公著意點綴聯合處

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

其御之妻從門間而聞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

揚揚甚自得也

描盡情狀呼之欲出

既而歸其妻請去

奇婦人亦先作一破石父請絕御妻請去作一樣寫

夫問其

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

志愈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看人細

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

意自以分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亦

晏子怪而問之

有心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皆管仲著書篇名

及晏子春

秋

晏子春秋上篇

詳哉其言之也

因二子書已詳言故史公傳以畧勝

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

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表明作兩傳之音先總說下乃分

管仲世

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

至王乃稱霸哉

貶駁處意澤融

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三句出孝經事君章言君有美惡臣將順而匡救之故君臣能相親協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類是也

豈管仲之謂乎

極抑揚之致

方晏子

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

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服而哭之成禮而出補傳所未及

豈所謂見義不

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婉雅悽愴使人讀之不禁歎歎欲絕要之窮愁著書史公與屈子實有同心宜其憂思唱歎低回不置去

為無勇者邪

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充亂之才故史公以無勇責之

至其諫說犯君之顏

即傳中所謂危言也此

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進思盡忠八字亦出孝經事君章極贊晏子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

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執鞭暗用御者事史公以專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贈而生平交遊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過斯人故作此憤激之詞耳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

左徒即令左右拾遺之徒

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嫻於辭令

嫻習也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起叙任用之專後敘節節叙其疏而見放妙得原委

上官大夫

新

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

此句拍入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

燭

草稾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

讒屈原作兩節寓害其能一節虛筆草稾一節實

曰王使

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出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

也

語中庸主之忌

王怒而疏屈平

以下疏史公變調序離騷即用騷體

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先寫作離騷之由

離騷者猶離憂也

離遭也註一句下忽入議論奇妙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

本也。人窮則反本。

提窮字

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

嘗不呼父母也。

道出人情，真而切。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諂人

間之，可謂窮矣。

應窮字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提怨字

屈平之作

離騷，蓋自怨生也。

應怨字。○田環曲折多永言之致。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嬖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而史公亦假借用之。○比騷于詩，深得旨趣。

上稱

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

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

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容自疎，濯淖

開

汙泥之中。

淖，濁也。

蟬蛻

退

於濁穢。

蟬蛻如蟬之去皮也。

以浮游塵埃之

外，不獲世之滋垢。

嚼

然泥而不滓

子

者也。

嚼，疎靜之貌。滓，濁也。推此志也，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

極其屈原，以「上離騷」只虛寫。

屈原既絀

間接入敘事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

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

同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

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